

横看成岭侧成峰

史元春
清华大学

CCCF 第 100 期时我还是在任的副主编和专题主编，那时虽很兴奋，但有限的精力只能忙于及时出好刊，来不及说“题外话”；每年 12 期的迅速迭代，CCCF 就要迎来她的第 150 期了，仍是匆匆忙忙中，还是要说一说我曾付诸 60 多期心血的 CCCF 专题。

2004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终于改革成为一个以个人会员为基础的学会，活动越来越多，会员发展快、参与度高，在这种情势下，李国杰老师明确指出：学会要姓“学”，要做好学术活动，搞出学术产品。因此，出刊成为学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定位于面向读者、面向全体会员的学会通讯，应运而生（李老师作为理事长，主动担当了主编重任），至今，影响力越来越大¹。

正如李老师在创刊号上指出的，CCCF 作为学会的会刊，要多发表有深度和可读性的文章，揭示计算机学科方向发展的“深刻动因”，要多发表激发想象力的好文章，“成为激励自主创新的号角”。而专题，从发刊起，就占据着 CCCF 的封面（事实上，专题最初就叫做“封面报道”），不仅文章总体篇幅占比大，而且主题突出，是当然的“重头”，办好的责任当然也重大。2012 年初，我接过了聘书，也就接住了这份责任，一份紧绷的责任，并且，本来一年一聘的岗位，一年后是一聘两年，两年后又又是两年，“意外”地为专题连续工作了五年。

担任专题主编前，我已经比较熟悉 CCCF 专题

了，不仅是作为读者的熟悉，而且是作为作者和特邀编委的熟悉。我有幸在 CCCF 创刊的当年被邀请作为一个专题的特邀编辑，开始走进 CCCF。2005 年的 5 月，CCF 普适计算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李国杰理事长参加了成立会议，并和当时的执行主编冀复生老师一起向我介绍了刚刚创刊的 CCCF 的文稿特点，邀稿“普适计算”专题。专委会当即就召开了这个专题的讨论会，形成了普适计算研究中“资源共享”“设备便利”“模式革新”“标准铺路”4 个方面的 8 篇文章的架构，参会的金海、李幼平、吴朝晖、张尧学、史元春、朱珍民、戴国忠、侯紫峰等来自学界和企业的专家学者，作为这些文章的第一作者，深入分析技术发展脉络，用当时的语言阐释了后来的云计算、物联网、自然交互、互联互通等新技术的目标、原理和实践。这是我作为特邀编辑组稿的第一期 CCCF 专题文章，在组稿过程中，得到李老师和冀老师的很多具体指导和建议：专题文章要有体系，“必须让读者（大同行）看得懂”“小同行有收获”“必须有对抽象概念的具体阐释”“关键是要用通俗的语言阐明新的发现、新的知识、新的观点。”“作者一定要站得高，把问题看透了，才能写出别人没有体会到的明白话。”成为我理解和贯彻 CCCF 写作表达的要点。而与特邀编辑和作者密切交流，也成为我们专题编委的工作方式。

¹ 略有遗憾的是，同年，我提议的 CCF 的另一个学术产品——CCFP（CCF 会议文集）虽以高标准启动，但至今未能形成期望的影响力。——作者注

那么，专题是如何选题的呢？每年12期，除了CNCC特邀报告那一期外，另11期，形式上看，以编委的邀稿为主，邀请业界专家、学会专委等学术活动主导者组稿，而本质上，包括CNCC特邀报告在内，是在揭示计算机学科方向发展的“深刻动因”上的选题。首先，在编委的组成上，聘请不同学科方向的专家，以能在选题范围的感知和判断能力做到尽可能敏锐，并尽可能邀请写过专题文章、甚至做过专题特邀编辑的专家；第二，采用邀稿（邀请专家组稿）而不是投稿

为主的组稿模式，以尽可能写出专家高度视角下态势；第三，每半年一次的选题会，编委要带着会前布置的“作业”充分交流讨论，形成新近热点方向上的选题，并落实每一选题的特邀编辑。而会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编委在自己熟悉和有兴趣的学科方向上做选题和选人的综合分析和交流的过程，以能带来有内容、有观点、有人选的选题建议，即会前“作业”。专题选题的总体草图就是在这种方式下绘就的，基调是宽（选择范围）、新（方向和动向）、深（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无论资历）。

而每一期的专题就像一幅画卷，当然是由特邀编辑和文章作者共同绘制的。作者不乏学术论文写作经验，但专题文章的布局和写作，体会要义、具有经验的，则不多。为此，专题编委还为每期专题指定一位责任编辑，与特邀编辑和作者密切沟通选题内容和写作表达。首先，专题是一个整体，要体现特邀编辑作为领域专家的学术观点，这体现在特邀编辑对研究论题的结构和作者的选择上，专题作为有结构的整体、而非一组文章的简单汇集，就体现在读者最终看到的每期的专题导言，要观点鲜明、言简意赅，使作为大同行的读者能迅速抓住一个不甚熟悉甚至全新领域的要义及其研究探索的布局。在作者的选择上，编委总是希望多侧面地反应专题内容，一线年轻人、企业人士，是编委常向特邀编



2017年初，李国杰主编向刚卸任的史元春教授颁发感谢牌和证书

辑（往往是学术界专家）建议考虑的人选，并鼓励国际同行的积极参与。同时，专题文章不同于一般的写给小同行研究进展的学术论文，是希望让大同行看得懂、读得下、生兴趣的，公式推演等常见的学术论文的内容在专题中几乎是禁止的，这样的写作表达，对大多数作者，反而是较大的挑战。与专题作者的写作表达沟通，往往成为责任编辑的主要工作，其中，规避“论文综述”模式，又成了作者跳出既有思维表达模式的挑战。样例，则是多年积累中专题编委能给作者的有效参考和启发，国际上则有更多的参考，李老师在编委会上就常常建议编委“专题的作者多看看《科学美国人》发表的大牛们的文章，学会讲故事，学会用非学术名词将科学技术问题讲明白。”

前面说，专题主编是一份紧绷的责任，的确如此！由于选题的新颖与时效性的要求，组稿时间往往不超过半年，出刊流水线上的累积稿件往往很少，保证每一期的节奏成为我做专题主编的日常任务。在这五年中，几乎每天必发CCCF主题的邮件，在这种紧张的工作节奏中了解新的内容，倒成了我高效学习的好方式，也是对我负责工作的一种回馈吧。受聘专题主编“时效优化”最显著的一件事就是CNCC特邀报告当年出刊。CNCC一般是10月以后召开，特邀报告是学会学术活动的最大载体，是

CCCF 每年一期的特殊专题，此前是安排在第二年的第一期出刊，留给整理演讲稿的时间已经很是紧张了，我作为专题主编后，希望“不过年”、当年出刊，也就是说至少要再提前一个月完成当年的 CNCC 大会报告文章，所以，2013 年的 CNCC 后，我动员编委、我的同事和特邀报告讲者一起高强度工作一周，当年 12 月就出了 CNCC2013 的特邀报告专题，并就此形成当年出刊的惯例。

由于我研究人机交互，与设计领域有合作，为了提高 CCCF 平面设计的专业性，还建议编辑部聘任专业人士和团队承担 CCCF 的设计任务，尤其是封面设计，是由设计师在理解专题内容的基础上原创，在视觉表达上放手给设计师，希望其设计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这些年来，从作者和读者的反馈上看，是很认可和欣赏的，也从总体上提高了 CCCF 的出版质量。并且，一定意义上，专题又回归了创刊时期的“封面报道”。

专题从 CCCF 创刊至今，已出版了 150 期，是诸多编委、作者，以及更多读者（的反馈和建议）共同努力的结果，五年中和我共事的编委有陈熙霖、袁晓如、谢幸、田丰、肖依、臧斌宇、徐恪、黄罡，而李国杰老师作为主编，则给了我们最大的鞭策。“主编评语”²是现在大家每期首先看到的文章，那是李老师在每期公开发表的评论，而我做副主编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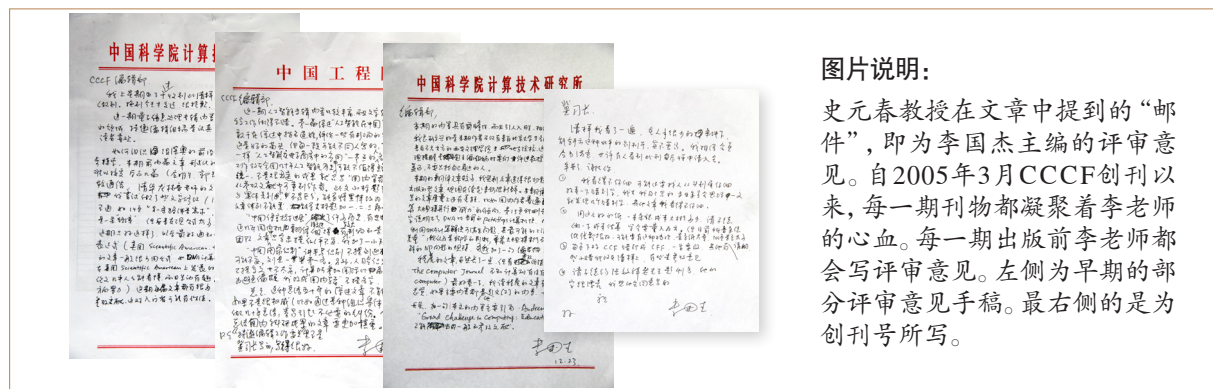
间，每月最期待也是最忐忑的，是收到李老师给我们编委的邮件³。这个邮件中，李老师会对审阅的每篇稿件加以评论，犀利的评论。他的观点、意见会毫不保留地写到邮件里，大到文章的立意、细到标点符号和图示标注，凡是有问题和建议的地方，他都会指出，尤其是批评意见，毫不留情。无论作者是谁、论题是什么，李老师都会从立意和实践的创新程度、表达的严谨准确程度等，高屋建瓴地提意见、给建议。常常从不同角度、用具体要求，给编委们提出参考意见。我们忐忑，是担心所组的稿件水平不够，我们期待，是期待他中肯明确的评论。这些，都无形地影响着每一个编委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也培养了大家的奉献精神。

2017 年，我不再担任编委了，作为读者和作者，每月的 CCCF 仍是我的期待，而每读专题，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会意，更有领略雄峰壮丽的期待，也希望，这能够成为编委合作者带给读者的体验。■



史元春

CCF 常务理事，CCF 会士，CCCF 前副主编、专题主编。清华大学教授。



图片说明：

史元春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邮件”，即为李国杰主编的评审意见。自 2005 年 3 月 CCCF 创刊以来，每一期刊物都凝聚着李老师的心血。每一期出版前李老师都会写评审意见。左侧为早期的部分评审意见手稿。最右侧的是为创刊号所写。

² 这里所说的“主编评语”，是指每期刊物的第一篇文章，即 P7 上的主编评语。从 2015 年第 5 期起至 2018 年第 8 期，李老师已经连续写了 40 篇文章。——编者注

³ 这里所说“邮件”，是指刊物正式出刊前，李国杰主编审阅这一期要发表的文章后的“评审意见”。这个意见会发给所有编委。编辑部也会根据李老师的评审意见对文章进行调整或修改。——编者注